松陵文獻

松陵文獻集卷五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人物志五

明

盛應期 本名賢紀恭文太史誌

盛應期字斯徵寅四世孫弘治六年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十年司濟寧牐啓閉以時令行者艦相銜進無得爭先官舟或挾私貨輒沒入之道路相戒無敢犯而中官大不便之太監李廣方貴幸其舍人販

私鹺南來聞應期令嚴悉投於水廣怒嗾其黨秦文誣以阻格薦新大不敬詔逮錦衣衛獄謫雲南安寧驛丞稍遷祿豐知縣祿豐古錄琫地烏㸑蠻所居俗獷悍習盜教以禮法弛捕盜之禁盜皆首伏化為良民歷順慶府通判武昌長沙二府同知所至以[illegible]廉強直稱進雲南僉事分巡金滄洱海諸道景東土知府父子信讒至相仇殺乃縛其讒人置之辟曉以大義父子如初武定土官鳳英妻攝府與子朝鳴多行不法命應期治之乃出不意疾馳入其府毋子慴服

因簿責其黨窮竟抵罪悉還所奪於民進副使時鎮守太監梁裕漁取無厭應期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共裁抑之又建議封閉諸礦以絕禍源裕誣以他事與璞必登俱逮下詔獄璞坐拷掠死會乾清宮災言官論救得復職尋遷河南按察使歷山東右布政陝西左布政鎮守太監廖鑾恃內援張甚諸弟縱橫關中應期至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剪除格其一切橫斂鑾銜之先是有勑織罽費鉅萬鑾乃檄取直應期發籍按得所支破已踰數萬明日詣鑾鑾方

盛氣以待應期出籍示之問所費如此度必有羸金今皆安在頗以上聞鑾出不意內愒不能對惶恐跪謝乃已武宗將幸榆林衆懼闕供議加賦應期持不可命以丁糧差次輸金抵來歲常賦之數比至供億悉辦民不知勞扈從諸權幸氣欲薰灼撫臨重臣莫敢吐氣獨不爲屈有所請干皆裁以法時戶部尚書李承勛在行歎曰承勛自謂男子乃今知不逮矣明年遷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平六番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捷聞璽書褒諭賜金幣以母喪歸嘉靖初

復起巡撫江西自宸濠叛後寇盜充斥而彭蠡尤爲
盜藪應期設軍巡徼立團保之法籍漁舟爲伍使互
相覺察盜不能容於是平徭賦議賑救奏免雜調數
十萬民賴以濟遷兵部侍郎總督兩廣軍事歸善賊
李文積爲亂發兵討之斬首千五百餘人又討思恩
土酋劉召俘斬千計召赴火死而田州土酋岑猛尤
驕恣不法應期謂猛怙惡非勦絕之不可具條上用
兵方略未報先是應期閱軍實知總兵及太監府占
冒甚多悉勒歸伍又嚴戢其左右官屬不令暴橫繇

是共爲蜚語聞於當事遂改工部侍郎督易州厰實
奪之權也應期乃乞休歸歸四年河决徐沛卽家拜
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應期奏治河四事曰疏曰濬曰
築曰改詔許之乃率郎中柯維熊等先治舊河俾通
漕而築堤障河之衝又濬趙皮寨白河以殺其勢乃
議開新河起昭陽湖以東延袤百四十里役夫九萬
八千時方冬月督責過嚴維熊等怨之陰嗾言者刼
其非時興役困吏士冰雪中上怒奪其官凡七年以
廟恩復職致仕卒年六十二其後朱衡繼之卒開新

河為運道永利諸所規畫皆自應期發之應期剛果
廉幹負氣屹屹不肯下人體貌嚴重家居肅如官府
而卹宗族故舊咸有恩禮
王世貞贊像曰是為直臣於弘治為材臣於嘉靖之
世夫以君仁則臣直君明則臣材能一伸之而不能
竟者何哉
劉鳳贊曰應期矯矯亢烈奮難不顧身可謂貞孤絕
俗剛愼有執稱社稷臣矣且其才沈密切至長於應
變所辦護無不篤繕淹斂可推行少長於里中家大

人與共學董先生嘉謨所董先生數推重其弟子人竊笑之已而竟立功當世今雖漸久聞其風想見其人尚有生氣而彼奄然取寵榮隃溢沒身無患者于志節何有奚益國家哉

潘子曰盛氏入國朝自寅父子而外無聞焉至應期始以功名著偉矣國史稱應期有膽智遇事敢爲自爲司屬時即以才幹聞然剛褊自遂與物多忤故雖所至有績效而殊不理於口曹城新河之濬貫漕道永利應期刱議而撓於浮言蓋首事之難如此又言

應期既奏開新河因謬議紛起欲急於成功以杜衆口遂以嚴急興怨功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夫新河宜改已有定論獨所謂急於成功者猶未免悠悠之口耳王世貞言新河奉詔以春和興功而公用便宜行事先期調發遂爲言者所劾夫治河者必以霜降水涸爲土功之候未有坐待春和者也而當時莫有爲之辨者然則汲黯發粟當首伏矯制之誅矣又何以稱社稷臣哉

陳天祥

陳天祥字元吉其先隸籍武功衛弘治八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授青州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遷西安府知府歷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天津兵備時流賊劉六等聚衆轉劫天祥嚴號令守要害獲渠魁及其黨七十餘人以功加太僕寺少卿時賊衆兵寡天祥請於朝命都督張俊率精銳援天津天祥與夾攻俘斬甚衆進右僉都御史賊平徵還巡撫貴州洞苗亂天祥發漢土兵攻破諸寨禽斬凡六千餘級捷

聞賜金幣宣大有警命總督軍務會寇先遁進左副
都御史改督陜西三邊尋奉命理閩浙鹽道過吳江
卒於家天祥警敏有才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
天津功尤著

曹鏷

曹鏷字良金其先本吳姓有爲曹氏後者遂從其姓
弘治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恤刑四川
多所平反進員外郎性鯁介尤惡中貴人遇必折辱
之坐是左遷東昌府通判時鎭守太監在臨淸者尤

暴横鏌即抗章劾其罪狀因言伏讀詔書凡鎮守内臣非舊制者奏聞裁革臨清一州止有一衛官不滿十數軍不滿三千有一兵備副使以坐鎮其地矣守備之設尚爲冗濫何必又增鎮守以遺民患乎且臣府賦役繁重民財日空賣兒貼婦接踵於途加以水旱相仍盜賊並起公行劫奪莫敢誰何陛下即位之初正宜加惠貧民以收人望豈宜畱此冗員上無補於朝下有損於民中不便於有司伏乞勅兵部遵詔裁革召還内臣幸甚武宗從之劉瑾怒使人刺鏌陰

事無所得適有爲之營救者事遂得解遷興化府同知都司劉全瑾族也恃勢不法鏷舉案其罪降千戶已鏷擢湖廣僉事甫去而全即藉瑾力復舊職鏷聞嘆曰時事至此何仕爲遂乞休日與顧應祥文徵明諸人游爲古詩文質直不尚雕琢又工繪事於所居後積土爲山植桐其上自號桐丘鏷嘗爲一里人所侮置不問居數日其人當受役縣官而鏷適爲鄉飲賓縣官問其人家貲鏷具以實對遂得免其人愧服嘉靖中卒年九十三

王守

王守字履約其先本章姓世爲酒家父徙郡中爲王氏後遂冒其姓守與弟寵俱師事西山蔡羽性篤謹容貌敦重動止皆有尺幅委蛇可觀嘉靖五年舉進士授南昌府推官選爲給事中當張孚敬用事與言官相爲水火而守獨能得其意衆亦不以爲嫌也疏陳六事皆次第施行久之積資至卿寺迴翔兩京進都御史巡撫鄖陽改理河道及召還臺事皆無可見而寬簡有令望務以清靜爲治未嘗喜事有所變更

好潔修論議無所假借慎於接對非其人不交鄉人有自微劣得清華者斬不與一刺性友愛弟寵才名過於兄而守雅自重不爲表暴善筆札有集若干卷黃魯曾曰君詩宗盛唐五言律不減王孟風格自薛君采顧華玉二人外莫之識且重也其於奉餘有二疏之見日具酒殽不遺後人以爲妖狂之費葢吳俗淺躁君韞藉端厚烱哉其救劑云

劉鳳贊曰風之隃也非士能以計才辨智惑亂之也亦在位者不能自持故無所磨厲而使漸靡日以潰

壞將誰咎哉今其流渙渙匯相接於道假以詩請寄者不可勝也昔聞守之言云但謹謝客孤立直行已意保無過咎何以多游從在所嘗滿問遺遍存之使賓客縱橫亂天下國家爲

周用

周用字行之少有異質既長辭家力學寒暑不解衣弘治十五年舉進士授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事中遭父喪尋補故官遷廣東參議嘉靖初歷浙江副使山東臨清兵備副使進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

政使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事召還四遷爲
京右都御史改南京工部尚書又徙刑部會九廟
自劾免又五年以薦起爲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未
入爲左都御史又二年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恭肅初用之再爲南給
出於自請已武宗遣中官迎大寶法王於西番用
章力諫又論倖進諸大臣及江西鎮守太監不法
侃侃出北臺省之上在廣東山盜起用監軍龍川
斬九百餘級故事嶺南捕賊首功千以上者升奉

級用不妄殺又以餘功讓同事者故不及格受賞已河南大饑發內帑賑之用自請攝汝寧分守事行阡陌戶署賑字令民自賫以來即出所貯米物之於是民沾實惠里胥不得為奸所全活甚衆在潁有劇盜久不獲用察其黨有悔悟者召至諭以禍結以恩信遂禽斬來獻用以治盜當塞其源乃贓吏緩徵科撫流移踰年盜遂屏跡在南工部有市物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入黠賈因以為用令民得自輸物輸已立予之直弊遂絕吏部自

靖初郎中專用事尚書至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相顧以噤不發言爲知體而郎中者其智力困則盡以任吏用至有所舉措必謀之兩侍郎兩侍郎亦樂爲之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屬吏不得上下其手會大計以勞致疾既革徐文貞階來候竊問其子寢食狀用目且瞑遽呼曰兒毋及外事其不亂如此性孝友博綜羣書尤湥於易禮能古詩文詞旨典則兼工書畫所著有讀易日記及文集十六卷今列鄉賢祠

潘子曰國史稱用端亮有節操王世貞以爲公有文行曉而秉憲握銓天下想望風采凡再司內外察見斥者不能修怨當是時貴溪分宜二相勢交軋公處之寬如也可謂高朗令終者矣又贊其才不見長善無近名力雄萬夫外若不勝而何喬遠則云爲人肅括不落時態數言盡之矣余少從公家見其筆札丹青慨然嚮往及讀所爲鹽法河渠二疏乃知公政事文學有大過人者雖謂之未竟其施可也

顧昺

顧昺字仲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將樂知縣縣雜戎伍獷悍難治昺至申明約束皆畏戴之入爲刑部主事時方議大禮昺上疏不肯附張桂坐奪奉乃以母老請改南京遷汝寧知府汝寧多宗藩大姓俗好伎刻昺鎮以淸靜政化大行後引疾歸先是昺去將樂士民思之久而不忘乃立碑縣亭以表其德至今縣有顧公祠焉嘗作忠孝經傳汪藏於家孫大綱事母以孝聞爲詩有雅裁

毛衢

毛衢字大亨少好學求師不遠千里舉嘉靖二年進士授浙江太平知縣調永康俗勁悍前令爲民所訐坐繫獄衢至縛訐者至階下杖殺之乃視事奸民震恐邑中大治遷刑部主事時大禮議起上怒言者切直下法司論治衢上章爭之竟得釋久之擢四川僉事進提學副使所獎拔多知名士卒於官衢性伉直所至禁戢强暴甚有威惠工文章操筆立就初爲諸生與華亭徐階並爲督學御史蕭鳴鳳所識衢雖功名不及階而政幹稱於時云子圖南壽南並舉進士

壽南字宇徵爲山陰知縣時浙東諸郡勾餘軍漕運壽南建議永折遂爲著令又築堤麻溪壩以捍外潮民賴其利壽南子以熣以焞先後取科第並有文名

沈啓 孫季文

沈啓字子由正德中領鄉薦凡七舉至嘉靖十七年始成進士授南工部主事世宗幸承天計水道當出南京將具樓船以待又恐上或從陸徒耗金錢尚書周用以問啓對曰召商庀材於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夫舟而歸直於商不舟而歸

材於商無難也已而上果從陸中官請修孝陵意以覬利啓與錦衣朱某往視諷之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之當奈何朱其色動見中官具道之乃飾壖垣以報先後所省以鉅萬計改刑部累進郎中出爲紹興知府會稽新昌蕭山三邑田與賦左啓爲平其額而殺之令輕而易完時巡撫朱紈嚴海船之禁有豪紳陰爲奸民地以啓能得紈意而解之持美遷啖啓啓不聽遂深銜之尋遷湖廣副使督撫侍郎張岳討黑苗寨屬啓紀功時官兵多縱殺

邀賞啓令獲生口與斬級同自是全活者衆又有卒挾一首曰此黑苗酋也啓曰黑苗酋久知名此年少必詐也已而酋果出掠岳大賢之上其功然竟坐絀與時事罷歸而朱紈亦被陷自殺啓歸絕口不言官事築室仙人山以著述自娛久之卒年七十八啓身若不勝衣而神采高朗博覽羣籍凡陰陽律歷五行水利之學靡不研究喜爲詩陸師道評以爲古體沈著近體明雋所著有南廠南船二志牧越議略吳江水利考及家居諸集數百卷子寮字體中博雅能文

自左氏離騷而下多所擬作舉嘉靖十三年鄉試早卒有少虛稿孫季文字少卿萬曆五年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久之不調二十年始進都水司郎中督理南河尋遷陝西督學副使又三年轉福建督糧參政出納有法攝布政事一以仁恕為本而祛弊不遺餘力以上數語本閣書先是閩以倭警增賦季文悉釐正之二十六年遷四川按察使時播州用兵調發旁午季文積糧製械具有勞績播州平獻俘所條上征討時日地里多淆亂不堪宣讀適季文入覲兵部暮夜往

卬之季文授筆立書三鼓而盡覈之原奏不爽人服其斂二十九年遷山西右布政改山東左布政時以備倭故增餉至五十餘萬季文曰倭去矣安用重困民汰去二十四萬時太監陳增馬堂輩並爲暴季文建議以包稅請從之山東兌運惟臨清德州小灘爲艱乃議官歛解酌遠近輸錢粟量豐歉爲規制不以煩民三十三年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會河决大濬朱旺口役夫十八萬經費不給季文以河南歲輸臨清二倉米頗充溢二倉米直八錢而河上米價贏三

之一請以沿河州縣應輸二倉者留萬石以八千金
輸之則河工可濟國儲無虧上許之兩河旱蝗請蠲
賑賚糜䵽荒積穀民賴以濟又以稅賦無法條上三
事曰稅富民不稅貧民有官稅不宜有私稅徵有稅
之稅不徵無稅之稅疏入悉報可兩河兌運在臨淸
德州者悉如山東法行之著爲令後二年詔建福邸
於河南府計費且四十萬季文曰加派則兩河疲困
協濟則隣境兵荒乃議留料價諸課及括庫金佐之
故役竣而民不病三十六年以疾乞休踰年卒季文

值歲祲嘗發粟三千石以賑鄉人其在河南嘗貸官錢千計易粟至吳下平糶邑中至今德之

張源

張源字連卿嘉靖元年舉鄉薦歷寧波懷慶二府通判有清操世宗崩遺詔至縣源扶疾哭臨如喪考妣越三日以毀卒年八十八後督學御史耿定向命祀之學宮源有至性事母孝撫孤姪有恩

顧曾唯

顧曾唯字一貫同里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金華

知縣縣故倚郭里甲困於供億曾唯悉裁冗費民甚安之性廉明庭無留獄倭寇溫台有自馬嶼嶺入永康武義境者曾唯督民兵守要害倭不敢犯縣學素隘爲買地拓之遷監察御史巡按廣西先是安南貢使至者或十餘年不遣曾唯言遠人內附當以德懷不宜久留使者失信遐外上從之湖廣歲供廣西餉多後期輒以洞庭風波爲解曾唯以衡永諸郡接近廣西道路交通奏請直達人以爲便宗室有犯法者抗章錮之自是豪右屏跡以大父年高請告歸嘉靖

末吳中屢中倭又苦水災曾唯條上禦倭策及賑荒議多見施行鄉人賴之性友愛推故廬與族人共居至四五世猶不改云所著有西臺奏議易說及詩集數十卷今刻鄉賢祠

周大章弟大韶

周大章字一夔邑人多好經術而大章獨明兵法嘉靖三十一年舉於鄉明年三月倭猝犯青陽港知縣楊芷請為參謀部署子弟以飛艦斷其上流斬首十八級生禽五人吳人始有戰志三十三年六月倭自

崑山掠閶門南下大章以輕舟邀之斬首十六級明年正月復禦之平望斬首十一級當事偉其功先後賚以銀幣並辭不受巡撫周珫數訪以兵事檄守朱涇踰年乃罷論功當授官大章以養親辭上曰孝旣可嘉忠亦難泯乃官其子崇仁蘇州衛千戶世襲後大章謁選爲餘姚教諭會瑞安被倭患吏部遂以大章知瑞安縣縣城庳陋乃鳩衆築城九里門皆有樓周以雉堞倭不敢逼卒於官大章才筆奇恣有文藝集及禦倭賦略弟大韶太學生嘗從大章叅謀幕府

立功海上尤精水利之學萬曆五年巡按御史林應訓議開東南水利引大韶與共事首疏長橋兩灘以通十郡之咽喉繼治白茅吳淞七浦諸塘以泄太湖之下流淤者去之淺者濬之而於田間隄岸尤極修舉十年秋颶風淫雨湖海相連不數日水患即平不爲災大韶又條上浚河之策於當事略曰東南水利源者太湖委者三江諸浦瀦者湖泖洩者溝港河渠海能受水爲百谷之王修治之大綱昔人云在開河在築圍在置閘在今日則築圍爲先開河次之置閘

又次之然常鎮爲上流不疏則無以清其源蘇松爲下流不治則無以導其歸故必增三壩復五堰使西北之水入於江浚三江通諸浦使東南之水入於海時不能盡用今所傳者有水利節略兵家緒言凡數十卷

松陵文獻集卷六

邑人潘檉章力田撰

人物志六

明

孫從龍

孫從龍字汝化少警敏凝重時有倭警書舍多竊伺從龍反身面壁而讀人以此知其不凡隆慶二年舉進士授行人遷刑部郎中錄囚廣西多所平反尤加意於永戌曰古者罪不孥况世世乎一人負冤災及

子孫是重於大辟也然法比精密主者不能異出知
廣信府廣信當孔道素苦供億從龍力行儉約減常
費大半永豐舊有礦盜嘉靖間封禁諸山設巡司守
之從龍議移鉛山把總於柘陽省巡司弓兵以益餉
又坑兵以餉薄多虛籍從龍以爲增餉不若汰兵而
實給之皆報可自是諸山無盜警遷江西副使申飭
郵政省　錢二千餘偶閱陶靖節集慨然引疾歸生
平學問得之易爲多王世貞尤推服之著叅疑內外
編卒年六十三今列鄉賢祠子履恒萬曆二十二年

舉於鄉終博羅知縣好言兵事有武經商隲數卷

潘志伊

潘志伊字伯衡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定州知州州號衝疲丁糧外舊有門銀千兩志伊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安用門銀爲遂罷之達軍數千自成祖時內徙設都司領之桀驁難制志伊曰華夷均赤子軍躙吾民治勿貸民有訴鬭者亦繩以法境內大安轉南京刑部郎中以憂去萬曆二年起爲刑部郎中先是有指揮周世臣者故慶雲侯壽之裔孫也居東

城小巷家止一婢曰荷花世臣夜爲盜所殺按實錄及焉少室集俱書周世臣先曾祖不遇紀事獨作周偉不知何故今從實錄諸書巡捕張國維坐事任奉乃執其奴王奎誣以與荷花奸謀殺世臣下法司訊志伊曰疑獄也姑緩之會左侍郎翁大立署部事國維以獄未成奉不得復陰結大立左右爲言司官受賄留獄大立信之促具獄志伊持不可强之乃請移他司會勘而他司郎中徐一忠等承指擬奎等俱辟是秋當决志伊力爭得止四年冬恤刑山東遂不得預部議而奎等竟决矣尋出知九江府而京

師獲大盜朱國臣等自言殺世臣者我也奎等固無與於是給事中周良寅等劾大立失入之罪坐削職而志伊亦降補陳州知州州歲大祲發廩賑救出所節省丁糧千金全活甚衆十一年稍遷知南康府宋白鹿洞書院先爲當事所毀學田三十餘頃悉廢志伊力復之又五年遷按察副使袁州兵備會歲旱米貴民采蕨食志伊預計倉庫之羨酌被災輕重差次給之民始獲甦十九年遷陝西行太僕寺卿甘肅馬政久弛志伊親閱馬高下定值盈縮綜覈有法人不敢

欺二年改廣西參政初志伊在陳州州人好盜有諸生掠其族孤寡志伊以白督學孫丕揚丕揚怒釋諸生不問而內嗛之至是爲吏部尚書竟以考察論罷猶坐王奎舊事云所著有山東問刑條議不遇紀事諸書子錫祚字承甫以貢士爲撫寧衛經歷考滿當貤封上章力辨王奎事爲有司所格遂不受封遷湖廣布政司理問卒於官好古博識在撫寧者南陽問答策邊事如指掌焉

吳允夏曰公以陝州時嘗持正忤學使者已而學使

者晉冢竿掌計事捃拾王奎舊案中以考功距爲郎時已三紀去被謫時亦十有八年矣謫之後京察者三外計者四忽爲索瘢世有此黜幽之典耶按乙未主計者爲富平孫丕揚及考功郎薛特馨所去取頗違公論今以公公一人徵之益信

曾孫檉章曰少時讀先大叅所著不遇紀事至王奎一獄不勝扼腕曰甚矣執法之難也謹按神宗實錄云王奎罪案未决刑部署印左侍郎催該司郎中潘志伊速結此獄志伊以獄情重大請委官會問乃委

郎中王三錫徐一忠研審而王奎與荷花盧錦俱坐凌遲萬曆四年十月處决矣後禮科給事中蕭彥劾云王奎之死起於巡捕把總張國維之妄拏而成於刑部侍郎翁大立之輕信潘志伊請多官以爲已地似有規避之情王三錫徐一忠既會問而漫不參詳不無扶同之弊俱下部覆上以翁大立率意議刑有傷好生念已去任幷其原職張國維遣戍潘志伊降一級徐一忠王三錫調外任此當日得罪始末公不過爲法受過已耳馮時可紀事云左侍郎翁大立自

南來有親族數十人寓京師張國維徧賂之國維亦自至涿州迎侍郎侍郎問京師有何事國維曰事在邸報小人不必言獨部中有逆犯王奎等司官將反其獄人心頗不服非指揮所敢言也於是翁之諸黨盡言王奎鉅富特數萬金行賂非即決之無以厭衆志翁遽信之署部次日即語郎中潘志伊令速成獄志伊力言三人之冤翁大怒曰汝受奎賄耶再三强潘問潘必不可請移他署會勘翁乃命他署郎中徐一忠王三錫等會勘一忠等復猶豫不敢書獄翁大

詈一日四五趣辦稿諸郎揣堂官意堅爭之無益尋奏當成荷花王奎俱凌遲盧錦斬命下即決又四年而始得眞盜乃故宰夫朱國臣也時可所紀得之見聞頗眞但命下即決一語尚非事實考甲戌乙亥兩歲審決皆以公力爭之故得展期迄於丙子公有恤刑之行是固奎等命卒之日也然則公於此獄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耳而乙未大計猶摭微文以快私忿孫公之量於是乎不弘矣近閱天啓邸報得先大父所上訟寃書詳明惋惻爲之涕

下而科臣抄叅直以年遠難明已之意後生新進耳目不廣近且弗察遠於何有使非國史大書特書則先公明允之績終湮滅而不彰矣可勝嘆哉

袁黃

袁黃初名表字坤儀邑之趙田人地與嘉善接因入籍嘉善家世以醫顯父仁字良貴有詩名工書法黃少負逸才於三乘四部星雒之書無不研究聲譽籍甚萬曆五年會試擬第一人以策譏權倖不果十四年始成進士授寶坻知縣二十年擢兵部職方司郎

中贊畫東事訪求奇士得山陰馮仲纓吳人金相置幕下是時倭酋行長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朝廷所遣辨士沈惟敬三入倭營議封貢罷兵行長許之使小西飛等來與大將軍李如松約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黃以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黃問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

之績而求甲以還乎彼必詐唯敬借封期以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兩有之黃曰善正月如松果襲平壤入之所部遼兵割麗人首以獻功黃面數如松以襲封殺降之罪如松大恨與贊畫郎中劉黃裳比而媒孽其短會如松乘勝進取王京遇伏大敗於碧蹄館退保開城而倭酋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宋應昌犄駐定州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黃曰

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藐行長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偕使可撼而間也黃以告應昌應昌乃遣仲纓往清正盛軍容迎之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强不知天朝法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世陪臣也汝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清正者薩摩君之弟爲平秀吉所畏故仲纓以故主動之清正嚙指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而汝雄踞

海濱自甘牛後心竊耻之且持此安歸乎今與我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决封貢勿令册封盛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特也清正手額曰請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臣謁仲纓叩頭謝訂期歸國即日自王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往也金相度黃裳輩內忌之必且以通倭坐仲纓爲中黃地於是率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殺倭九十餘生禽其將葉實仲纓歸黃裳果以通倭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遺其幕客乃

止而如松以十罪刻黃黃遂中祭典免仲纓相亦坐
廢黃家居講道著書從遊者甚衆嘗作立命說導人
改過遷善深有裨於世教初黃爲張居正客居正議
正樂依古法造密室三重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氣
不應使黃視之曰候氣之室宜擇閒曠地令瓦礫叢
積則地氣不至一不合也外室之牆宜入地三尺二
重木室入地一尺六寸三重木室入地七寸六分今
皆不然僅可固地上之氣而不可固地中之氣二不
合也室三重各啓門爲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

內復以子所以反覆而园氣也今皆面午三不合也
聲氣之元寄之象數必有自然之理今所截衆管大
小不倫四不合也天之午常偏於丙二分有半今日
圭所測是也地之午常偏於午二分有半冬至候黃
鐘之管宜埋壬子之中位一而已豈可多截管乎五
不合也居正如黃言擇地天壇之南隅候之飛灰果
應居正大喜欲屬以正樂之事黃請先改曆法語不
合遂謝去黃嘗受曆於長洲陳壤其法本回回曆而
以監法會通之更定歷元糾正五緯號爲詳密有歷

法新書行於世黃卒後東事平錄其勞贈尚寶司少卿子儼字若思亦有文名天啓五年進士授高要知縣未幾卒

吳默

吳默字因之兄之勇以經學名諸生間默獨好靜悟讀書古寺每循几夜行明發復危坐嘗受學於王龍谿先生譏文遂大進萬曆二十年會試第一授兵部主事以憂去二十七年補禮部累進郎中三十一年遷尚寶司丞又五年進少卿舊制符卿班在詞臣前

已漸失其初默毅然建議復之詞臣或以爲非默曰
雖違衆禮也貽書往復數四卒不屈因目爲吳鐵漢
改通政司參議歷左通政四十二年擢太僕寺卿天
啓初以病免默性伉直數忤當事意立朝最淺然時
論高之每會推必首及云初吳江知縣劉時俊素未
與默相識會時俊以漕卒鼓譟爲淮撫李三才所劾
默方在京師聞時俊賢爲白于河南道御史御史出
彈事示之默嘆曰爲百姓受過此令所以賢也復爲
訟言於朝吏部尚書孫瑋竟用默議奪時俊奉二月

而已然默卒不令時俊知也李三才素以梟雄任數自附東林默一見即上疏首發其奸人以爲過後三才以貪敗乃服其先見晚從家吳門遇民間利病多所建白上官知其無私每敬聽焉故事秋糧有南北兌南帀尤黠悍往往南浮而北縮默請爲例十分之中南居一分五釐六毫勒石通行值歲饑首倡減價官糶里人德之然默廉而傷刻持論不能容人之短舊輔臣申文定公素寛厚子姓多驕縱與默比隣畏其譏議遂相戒敕不敢爲非默所奬拔如文公震孟

姚公希孟皆有人倫之鑒相與激濁揚清吳中士大夫皆嚴憚之邑先賢徐公師曾孫公從龍杜公偉宜祀學宮以子孫貧憊檄久不下黙召主案吏叱曰爾力能持憲使久曠祀典不能持乃公呼左右杖之吏大驚謝去檄果下崇禎中卒年八十七

沈瓚

沈瓚字孝通一字子勺漢曾孫也兄璟見文學傳瓚少沈瑯父兄皆以爲不慧年十三爲文思理秀茂兄璟驚喜擊節由是知名萬曆十四年舉進士授南京

刑部主事進郎中斷獄務從平恕出爲淛西按察僉事居二年乞身歸年僅三十七耳性耿介未嘗以竿牘入公府有年家子爲家奴所陷坐重辟瓚知其枉爲白之縣時知縣劉時俊清嚴絕請託素敬瓚爲立出之且露封馳答曰使百姓聞吾過其見重如此三十六年大水條議蠲賑瓚力爲多家居十八年撫按交章薦起補廣東僉事甫入境疾作遂卒瓚孝友周愼人無賢愚禮接如一治家有法自奉儉甚即宴客取不廢禮而止然能周人之急立義莊贍其族人事

兄璟如父璟沒衰絰爲位哭之極哀庶叔佐坐寃獄悉力營解又撫其遺孤分產之半與之卒後十年士民祀之鄉賢路人旁觀有泣下者

史玄曰始贇兄璟通解音律居家不廢清商之樂課訓二子嘗麤疏失業贇方壯去官自爲塾師親教子弟一門之內璟聲伎自豪歌舞接席而贇從容問難詞旨精微如此二年篇章滿家其質行如此

沈琦 弟琬 珣

沈琦字仲玉漢曾孫少孤即有成人之度訓二弟琬

珣肅然如嚴師萬曆二十三年與珖同舉進士後十年珣復繼之時以爲榮琦初授淄川知縣稅監方恣橫守令觸之立碎琦將至先白上官曰彼來琦必不令得志請以身當之又宣言於吏士曰母老身病方借此求歸耳稅監聞之逡巡不敢入境民有訟者片言立決或笑而遣之凡二年間惟一四坐贖後徙高陵三原其治一如淄川入覲還託病臥陰令健卒四出盡縛稅監用事諸叅隨置之法皆駭伏不敢動以禮部主事徵入尋卒琦長於簡札尤工案牘在官不

以掌記自隨人服其才三原淄川並祀之學宮
琥字季玉初爲鳳陽府教授轉南京國子學正久之
始遷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東昌府爲政清簡
擢山東按察副使萬曆四十三年山東旱蝗大饑巨
盜劉好問等聚衆爲亂僚屬畏禍各託故致事琥兼
數篆發廩賑給禽盜魁斬之招集流移置常平倉立
義塚次年麥大熟乃乞致仕歸琥好禪理少時欲爲
僧兄琦禁之乃止每之官必輿襯自隨布袍蔬食節
奉金亦貯庫不入署舍家既貧嘗刑部購值吳中大

祿諸子皆緣岸采薪菁煮食自給平生不交公府神
宗升遐始自山中至縣庭哭臨百姓聚觀以爲古人
珣字幼玉初授中書選監察御史巡按貴州轉福建
叅政三遷至山東左布政尋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議增兵設防及戢劉興治亂軍具有方略俄被劾免
卒珣有藻思善清談而內行甚修世稱三鳳史玄曰
琉神理高潔鳳舉鸞騫瓚慈和汎愛冬日之日兄弟
並爲令名所宗也
孫蕃正 本閩書

孫養正字聖功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精聽斷訊獄得情嘗設善惡二籍朔望令保甲條報民間事備書其上亡得謾語異時有告言者取籍視之具知其人本末攝莆田事時詔蠲是年賦額十之一吏具牒槩徵叱曰蹇天子德意令百姓困誅求爾輩罪足贖耶竟如詔書亡何卒官人咸惜焉

潘子曰養正之行誼他未有所聞也而其政績見於閩書者己章章如是夫士居鄉如女服官如婦苟所婦之家以為賢斯其家亦從而賢之矣余於邑中諸

先賢頗采方書官志以補鄉評之所不及皆此意也於養正乎何疑焉

陳良模

陳良模字範卿萬曆十年舉於鄉授涪州知州徙巴州有循良聲轉慶王左長史遂歸性仁恕在涪州値楊應龍反遠近震恐良模輯寧彌縫州用不擾州有石梁亘江中百餘尺相傳水中二石魚見則爲祥良模至石魚自出人謂惠政所感在巴州嘗春月郊行以民方飼蠶惡鼓聲乃潛行去鼓吹戒吏卒毋得入

民家雅好吟咏既歸自謂獲有田園之樂益涉獵書記鄉里皆貴其名行

趙士諤從子應

趙士諤字蹇卿寬之從孫萬曆二十九年舉進士授會稽知縣政務清約有以卷軸爲壽者命藏庫中明年復進則出而懸之從此遂絕首捐奉浚淤浦數十里溉田萬餘畝邑人名曰趙公浦奸民妄言富盛永昌有礦金稅監將采之士諤以宋室諸陵所在力持不可乃已後民思其德立祠祀之縣多豪猾士諤悉

繩以法曰令或不如意則改一教職去耳將柰令何

繇是人皆歛手不敢犯士諤初至會稽四年之中辰

出酉入強力不怠四年之後出即旋入或竟日不出

邑中號爲無事凡八年始入爲職方司主事久之以

薦調吏部考功司改文選累進郎中萬曆四十五年

王京察上疏言論人不貴刻而貴眞用法不難嚴而

難當服官以操守職業爲衡兩者有議必黜若舍是

而南北東西橫置於胸中虛公既失蕩平何期尚書

鄭繼之浚以爲然是時黨議紛起臺省橫甚士諤曲

意謂停所保全者甚衆嘗歎曰昔爲外吏行止得自
裁迨居銓司百不能如意但屹然中立耳遷太僕寺
少卿會遼東用兵戸部議折俵馬借庫金以佐餉士
諤爭之以爲折則馬空借則帑空乃止明年擢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宣府額兵八萬素多虛冒而是時急
徵兵援遼宣府獨倍於他鎭士諤三上章力持之未
報會總兵劉孔胤老耄憚行噪營兵譁於軍門士諤
乃宣所上章諭以朝廷威德斬其渠以徇尋引疾歸
臨行猶上言張家口爲宣鎭咽喉非重兵戍之不可

其後喜蜂失事寇入張家口宣府連歲告急人始服其先見士諤內行修潔既罷官歸日課子孫讀書蕭然如諸生時不輕謁有司惟邑中大利弊如賑荒均役諸議皆共所建白作詩文澹遠真率如其爲人從

于𦡱

𦡱字任卿有才武而暴悍以武舉爲金山水營把總尋掌寶山營事被劾革職崇禎九年流賊犯安慶巡撫張國維拔爲守備屯太湖十年二月賊東下𦡱提兵禦之至雞飛灘遇賊三百餘騎擊却之斬二十餘

級追奔抵通湖賊以百騎來山前挑戰廕據山爲營而遣千總楊國鎮等以銳卒二百赴之射殺賊渠數人而賊潛從山後以千騎襲廕營廕力拒之手刃十餘賊以衆寡不敵被執脅降不屈遂遇害部下李池等皆格鬬死事聞贈指揮同知子孫世襲總旗仍令太湖建祠祀之廕少孤貧家世業儒廕獨戲取郵中竿學騎剡竹爲弩矢射籬邊燕雀以爲笑樂人咸目爲狂及年四十仗節死義聞者莫不壯之

潘子曰故老皆言趙公不爲赫赫之名而有皜皜之

節其人葢寬然長者也公冢孫瀚有文行隱居教授與余善嘗從問丁巳京察事云時主計者爲尚書鄭繼之老矣吏科徐紹吉河南道韓浚皆輕險銳意以鉏擊東林爲風釆公自田閒來一主虛公多所救正如孫公愼行等皆賴其力得全而於王之寀事尤多苦心世莫知也王之寀者以持梃擊獄忤神宗意欲罪之而患無名欲以計典錮之紹吉等覘知上指以語公公謝曰以銓司黜陟之典爲奉行中旨之具是亂首也不可而之寀素無行自揣必不免私詣公跪

請之公正色叱曰君自號正人奈何惶怖失度若此獨不愧於心乎之寀自是淡嗛之矣然考察疏卒不及之寀疏上上令中官讀之無之寀名遂畱中署都察院李誌聞之乃於拾遺疏列之寀貪酷故事拾遺止四品以上而之寀以主事預亦僅見也拾遺疏既得旨下部明日考察疏亦下公當具覆乃引浮躁例坐降調上特批革之寀職仍奪誥命皆非公意也公所謂居銓司百不能如意者葢不特一事而此尤關職守之大者故詳著之

周道登

周道登字文岸少有器識儀觀甚偉萬曆二十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性恬退留心典故以獨立行意故十年不遷官久之始爲國子司業少詹事泰昌初以禮部侍郎攝部事時連遭大喪典禮殷煩道登拮据勵勤皆有條理後請告適魏忠賢用事遂削籍家居思陵即位首重閣臣之選上自祝天取會推諸臣姓名置金瓶中卜之得錢龍錫等六人道登與焉乃即家召爲東閣大學士既至首陳三事曰守祖

制曰秉虛心曰責實效上皆嘉納尋以耆耇平推恩
輔臣加道登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居官廉慎自將以
不善附和為黨人所嫉會選庶吉士道登所取朱統
鈽本南昌宗室御史任贊化等交章論其違制道登
坐罷然統鈽實有文行事竟得白道登事兄如父門
庭肅穆篤於親故不妄交接遇水旱有司祈禱道登
亦避居郊墅為民請命然恩怨太明論者或少其量
薨無子以兄子振孫為後

潘子曰公為相僅踰年即致事去其入告動以法祖

爲言而統飾之遐廢常反以違制見譏何哉夫祖宗
朝未嘗有宗人入仕之禁而有司奉行過爲拘制自
四民之途既開宗室有才藝者始蒸蒸嚮用而獨不
使入中秘備顧問何示人以不廣也若謂同姓不可
當國則唐李適之宋趙汝愚伊何人哉然則公之得
罪正以其守法非違制也公於先大父爲外兄弟故
得備聞其遺事要之救時之略或非所長而淸嚴戇
直以視古之大臣亦無愧矣